

“少儿妇科”门诊开诊

拓荒的医生们：“求医有门”仅是开始

手握几张化验单，走出诊室，雷鸣瞬间轻松了不少。

“这次终于能查清我家孩子是什么情况了。尹主任很专业，我之前没想到她会给我不到3岁的女儿做那么细的妇科检查。”雷鸣自己也是一名医生，对这次带女儿看病的经历，他的感受是：总算找到了科室、找对了医生。2022年6月25日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开设了少儿妇科门诊，这是北京首个由三甲综合医院开设的面向小兒和青少年的妇科门诊。开诊半年多，项目发起人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尹玲每周六上午带队接诊20到30名患者，每次门诊都一号难求。

少儿妇科，学名为小兒及青少年妇科学(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Gynecology, PAG)，作为妇科亚学科和分支，在国际上已有80多年历史，发展迅速，但在我国仍是“新生事物”。

目前，全国开设少儿妇科门诊的医院数量有限，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等少数医院能坚持全天开诊。这明显与患者不断增加的需求并不匹配。“发展小兒和青少年妇科已是当务之急，设立少儿妇科门诊和病房仅仅是开始。”尹玲希望少儿妇科门诊，能解决未成年妇科疾病患者的就医难题。

被忽视的需求：求医无门的孩子们

孩子遇到“少儿妇科”问题，连很多医生家长都求医无门！

一直以来，像雷鸣这样的家长带孩子看病，往往是儿童专科医院建议“找妇科”，部分妇科医生说“孩子太小，看不了，找儿科”，或者面对小患者不知如何检查用药。一些患儿得不到及时治疗，病情反复、加重，甚至难以治愈。

2019年的一个病例让尹玲记忆深刻。

那是一个4岁半的小患者，有严重的脑炎，出现了一系列危重症状。住院筛查时，医生发现患者左边卵巢上长有一个畸胎瘤。在某些诱因下，病变会使机体产生一种特殊的自身免疫性抗体，即抗NMDAR抗体，从而导致脑炎。尹玲

给小患者做了腹腔镜微创手术，摘除了畸胎瘤。

“小宝宝后来恢复得特别好。这次科室间的联合会诊，也让我有了开设‘少儿妇科’的设想，因为小宝宝遇到妇科方面的疾病真的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。”这几年，尹玲明显感受到，被妇科疾病困扰的患儿在增加。“以前，看40多个妇科门诊，可能遇到一两个未成年患者。最近几年，这个数量翻了好几倍。有时候，一上午就能接诊五六个患儿。”

尹玲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不能有专门解决未成年小兒看妇科问题的少儿妇科呢？一旦深入，尹玲发现自己迈进了另一个领域。了解了少儿妇科学在全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，她感

叹：“国外1939年就建立了少儿妇科学，后来又组建专业学会，每年召开临床和研究年会，出版学术杂志，推动学科发展。我们应该尽快跟上！”

2022年6月，尹玲提交了成立“少儿妇科学组”和开设门诊的申请，不到20天就获得医院批复。6月25日，少儿妇科门诊开诊。第一天就接诊了26位患者。

开诊至今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少儿妇科门诊已接诊千余人次。尹玲收到过不少感谢信。其中一位医生家长写道：“每每回顾女儿的就诊过程，想到最初不知该就诊于哪个科室的茫然和矛盾，我都深感‘小兒妇科’这个亚专业的重要性。”

需要厘清的观念：科普宣教和诊疗，一个都不能少

“尹大夫，今天能到这里来看病，能跟您正常交流，我已经克服了特别大的困难。我希望更多像我这样的人能早点到您这里，别再走到我今天这一步了。”

尹玲一直记得说这话的那个“姑娘”。2022年9月，尹玲接诊了一名患有“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”的患者。由于先天性发育异常，患者从小被当女孩养，因为一直没来月经去看医生，才发现自己的染色体检查结果为男性。来少儿妇科门诊找尹玲时，“她”已经做过两次失败的手术，进行过不太规范的药物治疗，效果并不理想。“如果我们能早点给这个孩子看病，‘她’本来可以有更幸福的人生。”尹玲说。

少儿妇科有其特殊性，不能简单地视为成人妇科的“缩小版”。尹玲解释，儿童及青少年的生殖器官和内分泌水平处于不断成

熟的动态变化过程中，疾病谱、治疗与长期管理方案都不同于成人。这对医生的诊断、用药和手术治疗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需要综合考虑患者未来的生活质量与生殖健康。

一些传统观念也急需纠正。例如，得妇科病是可耻的，结了婚才需要做妇科检查……问诊时，不少家长都会问尹玲，小孩也能做妇科检查吗？“这就是个误区。女性从小就应该定期进行妇科检查。”尹玲说。

少儿妇科门诊成立后，除了诊疗，尹玲做得最多的事其实是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。“宝宝，记住啦，长大之前这个地方除了妈妈和医生谁也不许碰啊！”“宝贝，体检很重要，不是只有妈妈才体检的！”……

“给一个孩子看病，得花掉给成人看病数倍的时间。”尹玲说。孩子讲述病史需要更多时间，还需要家

长补充；很多青春期患者有了隐私意识，会强烈要求家长出去，对检查也很抵触；有家长对给孩子做妇科检查存在各种疑惑……

据介绍，少儿妇科门诊涵盖患者从出生到18岁之间所有与妇科相关的问题，解决孩子在幼女、女童、少女等时期出现的不同问题，也提供两性畸形、生殖腺发育异常等染色体疾病的诊疗。生殖系统肿瘤、内分泌疾病、HPV疫苗接种、少女妊娠及性侵害等问题，也都在少儿妇科的覆盖范围内。

据统计，近10年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因各种妇科肿瘤做手术的患儿有近300例。尹玲说，“未成年小兒发生意外怀孕或非意愿妊娠，会造成很多影响身心健康后遗症。少儿妇科肿瘤的发生与生活习惯、环境污染、内分泌失调、精神压力等密切相关。这些都需要全社会的关注。”



周六上午，少儿妇科门诊室中的小患者和家长们。

拓荒的医生们：一切仅仅是开始

尹玲擅长诊治多种妇科疾病，但说起少儿妇科，却坦言自己仍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从想要开设少儿妇科门诊起，尹玲陆续买了上千块钱的学科专著，每天除了看病就是阅读文献，还要定期组织团队成员一起学习讨论。

少儿妇科门诊开诊第一天，尹玲把专业书带到了诊室。有家长带着8岁的孩子来查性早熟，做完检查，跟家长详细讲解了情况，她又翻开书，让对方把相关内容拍下来，回家对照观察。

“少儿妇科的诊疗涉及多个领域，有一定的专业门槛。怎么让这门亚学科独立发展下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”尹玲说。目前，尹玲与团队里的医生以每周六接诊的方式，兼职开展少儿妇科门诊工作。她曾问过一些年轻医生愿不愿全职做这件事，大多都很犹豫。尹玲表示理解：“年轻医生面对的是一个起步晚、前景未知的专科领域。大家脑子里没有概念，看不见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。”

尽管困难重重，在这一领域拓荒的医生们仍在一步步推进。

尹玲提起参与过的一次

会诊。一个出生刚21天、先天性脑垂体发育不良的小宝宝，从外院转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，进了儿科ICU。“出生才21天，这怎么看呀？卵巢太小了！赶紧翻书，照着书查。我们检查了小宝宝的卵巢和激素水平。”因为病例罕见，尹玲请来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巩纯秀主任，通过院内外多学科会诊，顺利解决了患儿的问题。“巩主任之后把他们团队发表的18篇相关论文全都发给我了。”尹玲说。

一路走来，她不断收获，也不断给予着这样的慷慨与温暖。

尹玲20多年前在青海帮扶时结识的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医生芦莉，得知她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牵头做起少儿妇科也打来电话，兴奋地说：“我也在做这个，咱们一起干吧！”通过芦莉，尹玲又与已成立20多年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“小兒青少年妇科”专科门诊的孙莉颖主任取得联系。

尹玲团队中的年轻博士黄禾说：“我的导师田秦杰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著名妇科内分泌专家，他知道我在做这个方向也非常开心。”

(文中雷鸣为化名)
(新华每日电讯)



尹玲在少儿妇科门诊接诊小患者。